

蔡尚思著

# 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

棠棣出版社印行

編補

蔡尙思著

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補編

棠棣出版社印行

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補編

實價 六千五百元

著者 蔡 倫 思

出版者 棠棣出版社  
代表人 徐啓堂

承印者 康定路一五六號  
新中央印刷所

發行者 上海山東路中保坊三號  
長風書店

經售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 自序

我首先應該聲明的是：本書中所批評的，全是對事而不對人，講學術而不講感情；此外還有兩點，要請被批評者特別注意：

第一、是未死的人，未了的事，也很需要批評。如果一切言論批評都只能限於對死人，那麼時事批評就多要改為古史批評，報章雜誌就多可取消「社論」一欄了。殊不知言論批評常是有益的，如有錯誤，一經批評，就可糾正過來，這樣才會繼續不斷的進步；反之：使只好錯到底了。我們不要怨恨人家的批評！我們應該感謝人家的批評！

第二、有些人是會前後不同的。不論何人，只要有某種事實，就該讓人家批評和引作例證。當然是引過去的事實，事實非理想，不在下筆以後。如果一個人前後言行不同，那就需視作家討論某問題的需要而定：例如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主席對於康有為嚴復用不着註明，人們也多會知道是指他們前進的初期，而不是指他們反動的後期。因為康嚴二人都是日益開倒車的。又如爲了某些先生打算今後的放棄落後思想，而並否認其在從前的傾向落後思想，這就太不忠實於歷史了，太不忠實於歷史之

事，吾所不爲，而某些先生也不宜出此。一個人由進步而落後，如康有爲、嚴復、劉師培、章炳麟、王國維、盧信等，是不光榮的；由落後而進步，如蔡元培、李大釗、聞一多、陶行知等，是光榮的（第一第二兩點，詳見去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大公報拙作與賀××氏論中和思想）吾願所有落後份子都會變成進步份子！

除了本書中所批評的幾個人物以外，尚有辜鴻銘、盧信……那般已死的傳統思想家，未暇補入本書。

本書是從我另一著作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分出的，其餘一切詳見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的導言、自序

蔡尚思一九五〇，二，三，上海

# 目次

## 第一篇 梁漱溟思想的評介

### 一 緒論

### 二 思想背景

- (1) 地主階級
- (2) 傳統文化
- (3) 封建社會

### 三 哲學思想

- (1) 文化重於經濟政治
- (2) 中國印度新於西律
- (3) 中國文化是永不被征服的
- (4) 周公孔子的禮教是萬能的
- (5) 儒家式的中和主義是最標準的
- (6) 由前進而後退是很合理的
- (7) 唯物論是比唯心論還要唯心的

### 四 教育思想

- (1) 發揮固有文化的高等教育
- (2) 漸進主義的教育與建設
- (3) 統制思想與養成柔性
- (4) 心理學上的男女無法平等
- (5) 運心學家禮教家也管不了自己
- (6) 哲學的教育是少數人的權利
- (7) 先有

### 五 社會思想

- (1) 中國古來社會的沒有階級性
- (2) 恢復家庭倫理本位的舊社會
- (3) 命定婚姻
- (4) 中體西用的團體組織
- (5) 都市和鄉村的對立

六 經濟思想.....二九

- (1) 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同樣不合人性——(2) 社會主義的要旨實不在乎均平——(3) 現在中國不容土地公有——(4) 中道的私有的合作制度——(5) 中國古來社會很像共產制度——(6) 中國應該命定的永做農國古國弱國

七 政治思想.....三六

- (1) 一切現實全是合理的——(2) 中國政治是命定的沒有辦法——(3) 反對任何革命與武力抵抗——(4) 最痛恨共產黨——(5) 用復古的鄉村運動去防共——(6) 西洋政制不合中國國情——(7) 中國不能產生黨國——(8) 反對積極的政治——(9) 封建政治近於無政府的自由——(10) 地主政權的知識分子專政——(11) 中國皇帝是人民的父母而與天下人為友——(12) 力求與軍閥政府合作——(13) 反對打倒士劣、廢除苛政的破壞性運動——(14) 意德各國法西斯領袖是超人——(15) 日本的樞密院是極可欣賞的政制

八 結論——人格超過思想.....五三

九 梁漱溟的政治錯覺.....五五

- (1) 梁先生令人失望——(2) 他處處不辨是非——(3) 他處處自相矛盾——(4) 梁先生究竟像誰

第二篇 馮友蘭思想的批判.....六三

一 新原道的玄虛哲理.....六三

- (1) 緒論——(2) 中庸傳統的批評標準——(3) 玄之又玄的新玄學(A) 哲學即玄學的僵狹定義(B) 中西哲學的長短得失(C) 新理學等於譫鬼費鬼(D) 新理學等於鴉片烟麻醉藥(E) 新理學仍舊未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4) 唯一無二的玄學史家

## 附專論 馮友蘭論儒墨批判

### (1) 排斥異派的片面考據

(A) 不知孔子也以道德為手段、墨子也以道德為目的——(B) 不知孔孟實近楊朱的為我、而墨子才是真正的利他——(C) 不知儒家重父輕母重家庭輕社會也是禽獸——(D) 不知儒家只是小安小孝、墨子才是大安大孝——(E) 不知儒家別愛反是千萬本、墨子兼愛才是一本

### (2) 對於儒家的錯誤解釋

(A) 不知仁廣於義——(B) 不知恕並不限於消極方面——(C) 不知「述而不作」以述為作二而一——(D) 不知沈釋「而耳順」也是望文生義

## 二 新理學的玄虛哲理

## 三 新世訓的麻木生活

(1) 無感覺——(2) 非現實——(3) 不鬪爭——(4) 反盜賊

## 四 新專論的保守社會——反對任何革命

## 第三篇 其他

### 一 錢穆的復古論

(1) 中國式的民主——(2) 中國式的文化——(3) 中國一切不可改革——(4) 西洋亦應復古與取法中國——(5) 文化重於經濟(6) 國家是精神的產物——(7) 能担负建國工作者只有英雄領袖中層階級而不是民衆

### 二 賀麟的唯心論



## 第一篇 梁漱溟思想的評介

### 一 緒論

在近代中國思想家當中，最喜歡作自我宣傳的公開講演、和自我文飾的介紹文字者，首推梁漱溟先生。他開口下筆所說的新禮俗、新社會、新秩序、新組織、新局面、新運動、新政治、新治道、新文化、新教育、新生命、新認識、新發明……等的新名辭實與馮友蘭先生的新理學、新世訓、新原人、新事論、新原道、新知言……等的新著作，同樣的只是發言下筆印行的日期的新，而不是內容性質的新，其內容性質和錢穆先生的以秦漢以後的君主專制爲「中國式的民主」頗相近。去年梁先生在大公報、觀察周刊發表兩篇論文，經過我和文匯報、樊弘、陳序經……諸先生的批評，雖很痛快，但其實却還只限於一小部分；而以前的胡適、吳敬恆、千家駒、李紫翔……諸先生的批評也如此。梁先生在民國十二年就說：「最近努力停刊，適之先生在他一年半的回顧一文說從某期以後，努力的同人是朝着思想革新的方面作去，所有前後許多歧論都不如這時批評梁漱溟、張君勱的文章有價值！又陳仲甫先生在前錄中說梁漱溟、張君勱被適之教訓一頓，開口不得，是思想的一線曙光。照這樣說來，然則我是他們的障

礙物了！我是障礙他們思想革新運動的了！這我如何當得起？這豈是我願意的？」（卅後一九頁）以梁先生在思想界的這樣有地位，而他的那一套舊理論又愈來愈詳、愈發愈多。我因為恐怕淺見者會於無意中上他的當、中他的毒；野心家會於有意中，用爲護身符、當做擋箭牌，所以很覺得有來作此文指出其整個面目的必要。

梁先生自認他的思想常起變化，而在我們旁觀者看來，却覺得他是一成不變的，至少也是已經好久不變了。看了他於民國四年（二十三歲）與其舅書的明目張胆的尊孔排墨，就不難料到他在五四運動後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名著；看了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名著，就不難料到他在大革命後的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理論等大作；看了他的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理論等大作，就不難料到他在抗戰勝利後的去年發表的中國文化特徵之研究（即中國文化要義一書的小部分，見觀察二卷五至七期）、預告選災追論憲政（見同刊三卷四至五期）、政治的根本在文化（一月十三日上海大公報）等文、和還未完成的中國文化要義一書。梁先生三十多年來，只是小節變而大體不變，外表變而內容不變，好比一個人有時留短髮，有時留長髮，有時穿白衣，有時穿黑衣；腦子還是那個腦子，身子還是那個身子。但他却不大老實，遠在民國十九年六月對於讀者的批評就藉口不必答辯道：「外間批評殊不能引起我答辯的興味。又因我將有整篇文字、整個主張，陸續問世，現在無就此一部分的話重行申論的必要，所以很想不答。」（覺悟三九三頁）又自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在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朝會」

時的講話，輯成朝話一書，仍同樣的藉口道：「現在外面對我有誤會的太多，其故蓋在一般人心淺性急，而我的理論主張又未全盤發表。」可是在此句下却明明有「編者按：全部理論現已出版」等語。這裏所說的「全部理論」，當是指鄉村建設理論那部有系統的大著作，因為他在二十六年作的鄉村建設理論序也提及此點，可為證明。真想不到他一直到了去年發表了預告選災追論憲政那一篇文，被樊弘先生抨擊（與梁漱溟張東蓀兩先生論中國的文化與政治，見觀察三卷十四期），覺得無辭以對，還是老樣子的藉口一下：

在預告選災追論憲政一文，……算不得正面主張。臨末，更有如下之聲明：二十年來，我對於中國問題之解決，是有一整套主張底，並不止政治制度一項。但主張之提出，不能就提出主張而止；必須提出所以作此主張之由來。那即是理論。戰前舊著，於主張及理論皆多未周。今所寫之中國文化要義一書，蓋屬理論方面。它主要在闡明老中國是如何一回事，然後才能認識近百年所演成之中國問題，然後才能談到中國之前途出路。凡自己主張之建立，他人主張之否認，莫不以此為本。上文於中國歷史中國社會有言之過於渾括難於盡曉者，得此書可以明白。讀者設於本文有批評見教之處，不妨待之全部理論主張看過之後也。

不知樊先生為什麼這樣心急，不但不等待看全部理論，而且不等待看見正面主張，只摘拾我對英國式憲政所懷疑其不合中國眼前建國之用之第六點一兩句話，而製造一個「通儒政治」名詞，強加到我身上而諷諭之批評之。須知在其懷疑意見中之某點，亦許是透露其正面主張之一點影子。但如此捕風捉影的批評，有何意味呢？樊先生如自己有見解主張須要發表，儘可立題目寫文章發表好了。何必抓住我和東蓀先生兩人，來借題發揮

呢？

……恕我不能就問題內來商榷。因為我的意見要提出必得全部提出，不能零碎提出來說。這次便是吃了零碎提出的虧，只引人誤會，而未能使人明白也。（答樊弘先生，見觀察三卷十六期）

這在我們讀者却覺得梁先生過去像這一類的理論，不知複說了多少遍，既不是零碎的提出；而樊先生的批評也絕未「捕風捉影」，樊先生如此，陳序經（選舉憲政與東西文化見世紀評論二卷二十三期至三卷二期）諸先生也多如此。再退一步，就算他真是零碎的提出吧！也要知道：他既可自由發表零碎的言論，人家也就可自由發表零碎的批評；他既有資格提出主張，人家也就有資格提出反對。真正「心淺性急」的倒是他而不是一般讀者，一般讀者絕對不會爲了怕被他斥爲「心淺性急」而不去批評他！

梁先生至此刻止，發表的文字，單就專書而論，已多至十餘種，如印度哲學概論、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本文簡稱哲學）、漱溟卅前文錄（簡稱卅前）、漱溟卅後文錄（簡稱卅後）、梁漱溟教育論文集（簡稱教育）、鄉村建設論文集、鄉村建設大意、鄉村建設理論（簡稱理論）、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簡稱覺悟）、朝話、我的自學小史、中國之地方自治問題。而其中中心思想尤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鄉村建設理論、鄉村建設論文集、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四書。梁先生的理論文字在各書各篇中，多很重複：說了又說，引了又引。我最近花了三個月的工夫，把這些專書重新涉獵一過。（在這裏應該聲明的是：前已讀而此刻未重讀的，只有鄉村建設論文集一書；還未讀的，只有鄉村建設大意、

中國之地方自治問題二書），親自節出的材料已經高過半尺，但限於篇幅，不得不暫作鳥瞰式的極簡要的「評介」，有許多地方只好寓「評」於「介」，儘可以「介」爲「評」。爲了使梁先生無法再文飾，並使讀者能深信不疑，仍須節引原文，且多註明出處。以前我（民族文化的新看法，見去年一月二十日上海大公報）和他人批評梁先生的文字多從略，不復一一詳細引入。至於我的將已搜獲的全部材料著成專書，和分別寫出關於評他的中國社會沒有階級性、儒家的中庸主義、智識份子專政……的幾篇論文，就都只好俟之異日，視有沒有需要和有沒有時間而定了！

本文爲了論述的便利和眉目的清楚起見，暫且分爲：一、緒論，二、思想背景，三、哲學思想，四、教育思想，五、社會思想，六、經濟思想，七、政治思想，八、結論。梁先生的思想原是一整套而不好如此分門別類的，他由一中心點出發而涉及其他一切，到處都不離其根本立場的。

## 二 思想背景

梁先生思想的背景，最主要的有三：

(1) 地主階級——好像鄧初民先生去年曾在文匯報作文說梁先生也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進步份子。據我觀察，梁先生所代表的實是地主階級。他是站在地主的立場而去輾化農民和無產者的；他是站在封建的立場而去反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他曾自道：「我們兩家（指自己和父執彭先生）……因爲

「連幾代作官，不曾回南，已經成了北京人，空氣是異常腐敗的。」（卅前一〇二頁）「從社會階級上說，曾祖、祖父、父親三代都是從前所謂舉人或進士出身而作官的。外祖父也是進士而作官的。祖母、母親都讀過不少書，能爲詩文。這是所謂書香人家，世宦之家。」（我的自學小史增訂篇，見新教育雜誌一卷二期），這是官僚地主的家世。老實說，費孝通先生的見解，尤其是對於鄉村問題的見解雖多和梁先生相同；但就一般說來，却比梁先生前進。比梁先生前進的費先生尙且很天真的自己承認其鄉土復員論、「完全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生存興趣上立論的」（見三十六年七年的上海大公報）；而比費先生後退的梁先生却反而故自掩飾，不肯承認其一切理論，「完全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生存興趣上立論的」。不但如此，且更異想天開的根本否認中國社會的有階級性。明明代表地主的梁先生不肯自承認爲代表地主，正像一般軍閥不肯自承認爲軍閥，一般政客不肯自承認爲政客，這在喜講面子的中國人，實也是不足爲怪的。

（2）傳統文化——梁先生對於文化思想的影響，在中國方面，最信仰周公、孔子、王陽明、王心齋、與道家、以至王鴻一、及其父梁濟，並常引辜鴻銘、嚴復、汪精衛、胡石青、錢穆、馮友蘭、張東蓀……之言以爲佐證。最反對墨家、曾國藩、李鴻章（嫌會李等守舊的不澈底）、以至陳獨秀、李大釗……在印度方面，最信仰釋迦牟尼、甘地……；在西洋方面，最信仰柏格森，很讚美莫索里尼，也頗引羅素、衛中……之言爲佐證；最被他反對的是馬克思……。

除了後面分述梁先生的各種思想，多可爲上述證明以外，現在請在這裏一講和他有密切關係的父親與朋友：梁先生於民國六年初到北大講學，就對蔡元培校長表示：「我此來除去替釋迦、孔子去發揮外更不作旁的事。」（哲學一五頁）他自認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是在北大教書，因和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高一涵、陶孟和……那般主張西化的所謂「新青年派」相處，感覺到嚴重的被壓迫而作的；而他的父親梁濟更因反對新文化新青年而於七年用自殺的方法去喚醒國人（鄉村建設論文集、自述）。梁濟自殺前作敬告世人書說：「梁濟之死，係殉清朝而死也。……其實非以清朝爲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爲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遺傳與教訓，……此主義深印於吾腦中，……故不容不殉。」「今人爲新說所震，喪失自己權威，自光宣之末，新說謂敬君戀主爲奴性，一般吃俸祿者靡然從之，忘其自己生平主意。苟平心以思，……我舊說以忠孝節義範束全國之人心，一切法度紀綱，經數千年聖哲所創垂，豈竟毫無可貴？」「我爲清朝遺臣，故效忠於清，以表示有聯鎖鞏固之情；亦猶民國之人，對於民國職事，各有各聯鎖鞏固之情。此以國性救國勢之說也。」陳獨秀對於梁巨川先生自殺之感想說：「梁先生自殺的宗旨，簡單說一句，就是想用對清殉節的精神，來提倡中國的綱常名教，救濟社會的墮落。」而梁漱溟先生也曾與張廷鍵書述及自己大受亡父的感動道：

我好標舉「民族精神」這名詞，……請先生注意我非守舊之人。我因呆笨認真之故，常常陷我於苦思之中，而思想上亦就幸免傳統的影響，因襲的勢力。「民族精神」這回事，在我腦筋裏本沒有的；「東方文化」這大而

無當的名詞，我本是厭聽的。我皆以發見實際問題爭點，碰到釘子以後，苦思而得之；原初都是不接受的。十幾年前，我就因其這樣的愚笨不能早悟達，使我先父傷心，棄我而去。我於十四年所爲思親記上說：「溟自元年以來，……語及人生大道，必歸宗天然；策數世間治理，則矜尙遠西；於祖國風教大原，先民德禮之化，顧不知留意，尤其傷公之心，讀公晚年筆墨，暨辭世遺言，恆覺有抑鬱孤懷，一世不得同心，無可訴語者；以溟日夕趨侍於公，嚮嘗得公欣，而卒昧謬不率教，不能得公之心也。嗚呼！痛已！兒子之罪，罪滔天地已！逮後，始復有痛於故土文化之微，而有志焉；又狂妄輕率言之，無有一當，則公之見背既三年矣，顧可贖哉！顧可贖哉！」有一次梁任公先生……說我有家學。我即聲明，我本無學，尤其後有家學。先父在時，我正歸心佛法，和謬執西洋政治思想；等到我傾向於故土文化中國思想時候，先父已過去兩三年了！（覺悟三七——二頁）

我們讀了這封信，很可看出：梁先生對於被人看做「守舊之人」，提倡「民族精神」「東方文化」一事，表面雖似乎否認；實際却等於承認。他明白表示他本來是厭聽這些名詞的；經後來苦思才接受過來。他在父親生前，不是「守舊之人」，不喜「故土文化」，與父親對立，成爲不孝子；到了父親死後，才變成「守舊之人」，提倡「故土文化」，與父親相同，成爲孝子。他的父親以自殺勸告當時的新青年快開倒車、快向後轉；想不到結果因受他父親的大感動而實行開倒車、向後轉的，却只有梁先生這個孝子。這在梁先生便非常後悔，以爲要是知道自己不久就會如此開倒車、向後轉，爲什麼不提早一點，免得「大傷公之心」，以致出於自殺「棄我而去」。所以很可惜的說：「等到我傾向於故土文化中國思想



時候，先父已過去兩三年了！」「顧可贖哉！顧可贖哉！」梁先生到了現在，其開倒車、向後轉的程度，已不致在他的父親之下了！他的「家學」，是得在父親死後的「遺言」，而不是得在父親生前的面命。真如所謂有其父必有其子。但如再認真的說，則在他父親生前已經奠下了傳統思想的牢不可破的基礎了。如上面所引他在民國四年與其舅書，已經明目張胆的尊孔排墨；在民國六年初被蔡元培約到北大講學，已經表示此來最大任務在乎發揮孔學；都是其家世父親影響的明證，那裏有像他自我宣傳的在他父親生前死後那樣大起變化？這只可說是程度上的日益深入，而絕對不能說是性質上的大起變化。任公先生說他「有家學」，不論從那一方面看來，都是一點也沒有錯，他既不必否認，實也無法否認！（請再參看後面哲學思想。）

在梁先生的心目中和他並世而最可欽佩的國中學人，首推王鴻一，鴻一是他的最要好的一位朋友，主張師統政治，恢復民族精神，反對歐化俄化，……據梁先生說：「關於反對歐化俄化的議論，以王鴻一先生為首倡，而我亦是一個。……我平常所用歐化俄化兩名詞，亦不過指從歐洲近世社會所產生的法治，共產黨新興的黨治而言而已。」（詳覺悟三七三至三九二頁）

（3）封建社會——梁先生的所謂中國民族自救運動，唯一目的是要使受點西洋影響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回復到未受西洋影響的清鴉片戰爭以前的「封建社會」。他以東方的老精神而去反對西洋的新制度。以民國十三年以前的老國民黨員而去反共防共，讚美中國皇帝，主張與軍閥合作。反對不滿